

好友知道我去安徽，要我晒晒那里的照片。我去的地方叫南照，淮河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镇。说实话，想到这片土地时“美丽”一词很少在脑海浮现。我走过不少地方，神农架的原始，巴黎的现代，罗马的辉煌，大峡谷的壮观，阿尔卑斯山白雪晶莹，阿拉斯加冰川奇异。如此这般的可圈可点，南照镇都没有，但却是我仆仆风尘中心向往之并驻步最多的所在。

南照建镇两千多年，也曾车水马龙，商贾云集。让南照人骄傲的，是它与明太祖的渊源。朱元璋年轻困顿时到此游历，发达后曾在此建寺，可惜动乱时古址遗迹都被毁了。

不过这些与我，都没有太大的关联。南照于我，其实很简单。

南照：我心向往之的地方

戴醒

童年时期，那是我与表兄妹一起长大的外婆家，我的澎湖湾。家院子里红黑的桑椹，秀丽恬静镇子给我的印象，反到没有相距几里地远的小尹庄更来得深刻。那时外公被打成右派，举家下放小尹庄。对家人而言是苦难，而我，却因此有了一个大大的游乐场。村头晒谷场边长满牯虫的老牛，会在我轻轻触摸下突然伸头发一声咩咩的低鸣。大大小小的谷堆此起彼伏，藏猫猫时朝里钻朝后躲，也能让“追敌”寻上好一阵子。拎着篮子跟小伙伴们去割草，却引得同伴们弃草从心，

陪我这“城里人”玩耍到黄昏。邻家院子里红黑的桑椹，秀丽恬静的女孩，她那黝黑却清俊挺拔的哥哥，都是我留连到很晚还不回家的缘由。

青壮年时期，南照是我的乌托邦。尤其是母亲在这里安葬之后，它更是我的充电器，成就了我一年又一年繁忙生活中的逃遁和回归。在这里，白天亲人陪伴欢声笑语，夜晚万籁寂静虫叫蛙鸣。走在街上依然有很多人能喊出我的名字，说出我是谁谁的外孙女，谁谁的女儿，谁谁是我的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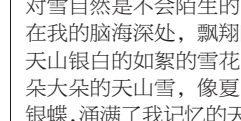
青岛马牙石小路（油画）

陈正瑜

去广东旅行时见到柑普茶，还没喝就对外形一见钟情爱不释手，是用红柑去掉内瓢塞满普洱茶叶一同干燥制成，成品外观就是小小一颗干透了

的柑子，揭开顶端柑皮盖子取出茶叶来泡。味道无需担心是否合口，柑橘类的香气和茶香一定是调和的，西方也有以佛手柑香气著称的格雷伯爵红茶。二者相比，如果说伯爵红茶是隔着三五米没人闻到香味先到的洋妞，柑普无疑是含蓄的东方女子，普洱茶香之外，只有一点清淡的柑橘清香，但三五泡之后，茶香淡下去，柑橘的味道又一点点显著起来，一壶茶喝得出两种味道。

自己吃水果时遇到形



在东北大平原出生的我，对雪自然是不会陌生的。然而在我的脑海深处，飘翔的却是天山银白的如絮的雪花。那大朵大朵的天山雪，像夏日里的银蝶，涌满了我记忆的天空。

我是在十几年前走进天山的，并在天山脚下美丽的乌鲁木齐客居了十年。初来乍到的我，很快发现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。在七月流火的清晨或傍晚，我都会看到远处的天山之巅宛若戴着一顶银冠。同事们告诉我：那是终年不化的积雪结成的冰川，或者说冰川是积雪存在着另一种方式。

或许正是从那时起，我便萌生了一饱天山冰川眼福的念头。五年后，在一个落叶萧萧的秋天，我终于走上了天山，站在冰川的边缘，望着那长龙般蜿蜒的银川，

状规整漂亮的橘子，也常会把顶端一小片果皮像揭盖一样剥下一片，再仔细把里面的橘瓣取出，剥个橘皮小碗出来。放在暖气

柑橘暖香

阿眉

上方的搁板或向阳的窗台上脱水，几天后干透变硬，颜色也非常像柑普茶的外壳。烧牛肉的时候扔一个进去，纯粹为了好玩，小小一个也盛不了什么东西，而且干燥脱水后都会多少有点变形。一天在微博上看到个好法子，有人把对半切开的柚子皮放满大米固定形状，干透以后就成了个可以收纳杂物的大碗，但我更关心的是，那用来固定形状的大米，蒸出的米饭应该会有柚子的清香吧。

这习惯追根溯源，来自小时候的一篇语文课文《小橘灯》，乱世里镇定勇

敢的小姑娘为客人用橘子皮做了一盏照亮黑暗山路的灯。那学期好多同学都做过小橘灯，找个小钉子从橘皮底下戳进去，可把蜡烛头固定住，烛火点亮同时也烤出柑橘的香气。

柑橘的香气和颜色殊途同归，都明亮、温暖、家常。捧着杯散发柑橘暖香的茶，想起那位课文里的小姑娘，带着笑意，手里拿着个大橘子，乐观地期待着“一切都好了”的明天。

走过滨江大道，夜色宁静，周围人群熙熙攘攘，我却不觉得拥挤，仿佛走在真空的世界里，只听见一个声音，只看见一个清晰。在一个路口，卖唱片的人放着好听的陌生旋律，我似乎一晃回到了去年，回到了那个罗马斗兽场外的夜晚，也是暮色，也是悠扬的音乐。瞬间有种恍惚的感觉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不知何日何年。原来美好的感觉可以连接今昔，时光桥或许就是这样的吧。

时光桥

——美的样子

刘昊君

天山赏雪

西 风

记得一年特别寒冷的冬天，边城降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雪。雪粒敲得玻璃哗声作响，敲得心壁颤出一串粉红的乐章！奔出户外，抓一把银白的雪粒，然后从指缝中缓缓滑下，竟发出了细微的乐音！那雪像玻璃透明的碎屑，更像银白的沙糖……天山雪，真可谓奇妙无比。

落雪的日子人的心情很爽。可以躲在温暖如春的屋子里围着火炉吃哈密瓜，也可以穿着呢绒大衣缩着脖子到户外欣赏一望无际的雪景。雪后的夜晚，即使没有繁星闪烁，你也不会迷失，因为那银白的雪地将漆黑的

舅。每一次，我都能在这一片翠绿之中安坐片刻，感知天上人间的距离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。正因为如此，即便重任在肩，行程匆匆，抑或是身有小恙，我依然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，回到这里，只为完成自己内心的一个仪式。

二十年的时光，说快不快，说慢也不慢。中年的变奏曲，已在我身边响了很久。又一次来到南照，发现它原来是我生命中的驿站。走了一程，再走一程。“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，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，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”。唯有这路、这树、这田园，这昂扬的松枝，这随风起舞的稻叶，这空气中弥漫着的淡淡的怀想，定格为一个静止的画面。这里是我的起点，也是终点。

肖复兴

春节的苹果

很快被大家喝光。大老张告诉我们这叫嘟柿酒，是他用嘟柿自己酿造的。嘟柿，是一种秋天结的野果，那时，我没有见过这玩意儿，大老张说秋天带我进完达山摘嘟柿去。

这顿年夜饭，热热闹闹，从中午一直吃到了黄昏。难得队上杀了一口猪，难得大家能欢聚一堂。都是第一次离开家，心中想家的思念，便暂时被胃中的美味替代。有人喝高了，有人喝醉了，有人开始唱歌，有人开始唱戏，有人开始掉眼泪……拥挤的食堂里，声浪震天，盖过了门外的风雪呼啸。

就在这时候，菜园里的老李头儿扛着半拉麻袋，一身雪花的推门进了食堂。老李头五十多岁，大半辈子伺候菜地，我们队上的菜园，让他一个人伺候得姹紫嫣红，供我们全队人吃菜。不知道他的麻袋里装得什么东西，如果是菜，大家的年夜饭都已经吃完了，他扛来菜还有什么用呢？只看老李头儿把麻袋一倒，满地滚的是卷心菜（北大荒人管它叫洋白菜），果然是菜，望着一地的卷心菜，望着老李头儿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有些莫名其妙。几个喝醉酒的知青冲老李头儿叫道：这时候，你弄点儿子洋白菜干什么呀？倒是再拿点儿酒来呀！

老李头儿没有理他们的叫喊，对身边的一位知青说，你去食堂里面拿把菜刀来。要菜刀干嘛呢？大

是为一批优秀作者的文章集写前言是底气不足的，但又不得不写。谁让我是与他们打交道多年的编辑，并且差不多已成了朋友。在纸媒如此衰微的今天，他们仍愿意把自己的锦绣文章交我刊发，而且刊登出来后还原谅我没有公众号，使这些文章无法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扬。这是我的问题，但我好像并不急着纠正。每次见报后，我只晒版面图片，至于能不能读文，我并不管。或者，很多人常以“哦，你做的是旅游版啊”来想象我做的版面内容，我当然自信，而且举出陈丹燕老师的《贝格格莱德读书记》给他们看。一个没有很深的文章阅历，对所赴之地没有积淀与储备的人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？虽然坊间也有人称陈丹燕老师为旅行作家，但读这篇文章时，我已不苟同这种评价。一个人的精神气质、知识储备、语言与记忆，以及对动荡世界的复杂认知，可以怎样有机地编织在一篇文章里，能兼顾如此多的面，但又

序跋精粹

不做约稿样板的不止她这一篇。事实上收录进来的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特质，甚至包括因整套书体例要求——每本书篇幅不能超过300页——而不得不割舍的一些文章。于编辑而言，当年约来的文章，每回看仍然文字有崭新如新的鲜亮与欣喜，取舍权衡真的就是手心手背的肉，掂量，对于我这重度的选择困难症患者真叫考验。但是，又恰是因为经过了这一道，我对这本书的主题想得更明确。诚实地说，我后来是用

是相遇，也是久别重逢。

新大陆被发现般的欣喜——写《从龙门巷到九如巷》的王道，其实在版上已经为我写了不同内容的张氏家族文章，正是因他，让我这“张迷”（迷和女士而非另一个），对与这一家族连在一起的近代史，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与那些旅行杂志约旅行家写文章不同，我更希望我的作者是对特定领域有深研的人。因为我深信，世界上的一切，既有对应，又暗存密码。一个人心底累积的东西愈多，外在世界能激活的亦愈多，“文艺地图”有时看似是对旅行的言说，其实这相遇已经是内在的印证，是另一种久别重逢。

“一切诚念终可相遇”，再没有比陈丹燕老师的话更能概括“文艺地图”的书写本质。

好话不赘，请读正文。

《文艺地图》（副刊文丛—“精品栏目荟萃”系列）序



家更奇怪了。菜刀拿来了，递在老李头儿手里，只见他刀起刀落，卷心菜被拦腰切成两半，从菜心里露出来一个苹果。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，这让大家惊叫起来。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半麻袋的卷心菜里的苹果都金蝉脱壳一般滚落出来，每桌上起码有一两个苹果可吃了。那苹果的颜色并不很红，但那一刻在大家的眼睛里分外鲜红透亮。

可以说，这是这顿饭最别致的一道菜。这是老李头儿的绝活儿。伏草

兽迹清晰可辨，挂满了白雪的松枝，坠下一根根细长的晶莹的冰凌！我知道，垂挂的冰凌是气温变化的结果。白天融化的雪银线一样滑下，气温骤冷，便于夜晚结成耀眼的世界。在巨大的平展的雪的画面布上，那被挂白雪的毡房，更像刚刚从雪地上冒出来的白蘑菇……我向天山之巅艰难地行进，昔日褐色的岩石不见了，昔日灿灿的雪莲不见了，甚至昔日的冰川也难以分辨……朋友，假如你想赏雪，那么请到天山来吧！那如梦似幻如诗如画的雪景，将给你许许多多的意外的惊喜，站在洁白的雪地上，你将找到岁月源头纯真无邪的童年。

卢塞恩称得上是最欧洲、最瑞士的小城，明请看本栏。

行走天涯

是相遇，也是久别重逢

孙小宁

果挂果的季节，正是卷心菜长叶的时候。老李头儿把苹果放进刚刚卷心的菜心里，外面的叶子一层层陆续包裹上苹果，便成为苹果在北大荒最好的储存方式。没有冰箱的年代里，老李头儿的土法子，也算是他的一种发明呢。

很多人不大相信，有人对我说，卷心菜的菜叶是一层层从外面往里面长的，苹果怎么能包裹进菜心里面呢？说这样的话的人，是没有种过卷心菜。前两天，我到北京郊区的知青农场的大棚里买新鲜的蔬菜，看到大棚里的卷心菜正在卷心长叶，和负责种菜的一位师傅说起这段往事，她望着卷心菜的菜心，笑着说，这倒真是一种好法子！

现在，正是把苹果放进菜心里的时候。

